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讀 通 鑑 論

(五)

王 夫 之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讀通鑑論

(五)

王夫之撰

萬有文庫

第二集百種

總編 夏 著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通鑑論卷十二

睿宗

國無正論不可以立。睿宗表章死於武韋之禍者。太子重俊與焉。韋湊斥之爲亂賊。請奪其節愍之諡。論之正者也。重俊之惡。非但蒯瞶之比也。或曰。韋氏不誅。而中宗弑禍深於南子。三思逸產祿之誅。而亂天下。惡劇於宋朝。重俊誅之。視蒯瞶爲愈矣。曰。非然也。君子之惡惡也。誅其意而議刑也。必以其已成之罪。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三思謀篡於武氏之世。既不成矣。韋氏之行弑。在重俊死後之二年。當其時。篡弑未形。而億其必然。以稱兵嚮闕。欲加刃於君母。其可乎。且夫重俊之起。非果憂社稷之危。爲君父除伏莽之賊也。韋氏以非其所出而惡之。三思崇訓逢其惡。而欲廢之。重俊不平。而快一朝之忿。恐不得立。而持兵脅君父以爭之。據鞍不下。目無君父。更何有於嫡母。充其惡之所至。去商臣劉劭也無幾。非但如蒯瞶之惡。醜聲而逆行也。則重俊之惡。浮於蒯瞶。奚容以韋氏三思之罪。爲之未減哉。韋氏淫縱以蠱上。三思崇訓懷逆以思逞。其已露也。人得而誅之。非但臨淄王也。其未露也。唐有社稷之臣。廢韋氏。討諸武。法之所得行也。而獨重俊則不可。申生自靖而不得諡爲孝。重俊何節之可稱。而奚足愍乎。夫韋氏三思之謀危宗社。重俊興兵之名也。苟有其名。子得以犯父而殺母。亂臣賊子。誰則無名。而大逆安所戢乎。韋湊之論。所以大正人紀。而杜亂萌也。惜乎睿宗之知而不能決也。

奪情之言揚於廷。人子之心喪於室矣。蠅蚋不暇生而暇死。有以召之也。而況紛呶自辯。以與公論相仇。史嵩之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之惡。滔天而無可遁矣。唐欲奪蘇頲之情。李日知銜睿宗之命。至頲家諭之。日知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人子於此。豈更有言之可出諸口乎。耳聞命而心裂。目對客而神傷。人且自疚曰。斯言也。胡爲而至於我之前。君不我諒。我之爲臣可知矣。友不我恤。我之爲子可知矣。我誠禽獸也乎。而忍使吾親有禽獸之子乎。至於敦趣不已。而待我之固辭。罪已通於天矣。又從而爲之辭。以冀苟留。則犬豕不食其餘。弗問人也。夫人之惡。有待吹求而始顯者。有不待吹求而無不著者。奪情之惡。一言以折之一峯。念菴幼元之參劾。其猶贅辭乎。子曰。女安則爲之。奚足辯哉。喪親若蘇頲者可矣。

太平公主謀危太子。宋璟姚元之請令於東都安置。睿宗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悲哉其言之乎。自武氏之殄唐宗。慘殺其子而不恤。於是高宗之子姓。上及於兄弟。芟夷嚮盡。所僅存者三人而已。父闕而不能庇其生。母憐而不難置之死。又繼以韋氏宗楚客之淫凶。睿宗之與公主。其不與中宗同受刃者幸也。原隰之哀。伊誰相惜。凋殘已盡。僅保二人。詩不云乎。將恐將懼。惟吾與汝。況其在同氣之親乎。故姚宋之言。社稷之計也。睿宗盡然傷心。亦詎可決於一旦哉。公主習於悍戾也。耳習於牝雞之晨。目習於傾城之哲。貞士且不保其貞。而況婦人。其蔑視宮闈操廢置之權。朝章家法。亦未可遽責以順者。雖然。豈遂無以處之哉。公主之忌太子也。尙含惡怒而未發。竇懷貞以遠州長史。遽起不軌之心。導其邪而爲之結黨。俄而遷侍中矣。同三品矣。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矣。於是崔湜蕭至忠岑羲競起。比附以取相。李日知韋安石衰老庸沓而無能正。劉幽求孤立以爭。而流竄及之。於斯時也。姚宋位大臣。繫物望。得與睿宗之

密勿。夫豈不可早聲懷貞之惡。以弭湜義至忠之姦。而黨援未削。遽欲取睿宗患難倚存之一妹。正國法以擯斥之。睿宗之心戚。而羣姦之計得矣。無懷貞湜義至忠。則公主之惡。不足以發。徒遠公主。而羣姦在位。翟萼方涉蒲州。召命旋還京邸。其必然之勢矣。睿宗之不忍於公主者。性之正也。情之不容已也。患難與偕。義之不可忘也。若懷貞輩之於唐。九牛之一毛耳。無德望之繫人心。無勳勞之在社稷。流放竄殛。旦命下而夕伏辜。一白簡之勞而已。姚宋何憚而不爲乎。卒使睿宗不能保其恩。元宗不能全其孝。公主不能免於死。羣姦惡已盈而始就誅。唐之社稷又岌岌矣。姚宋不能辭其咎矣。唐初之習氣。士大夫過惜其類。而相容忍。賢姦並列而不相妨。甯得罪於天子。而不結怨於僚友。以宋璟之剛。弗能免也。元之之智。以圖全。又無望焉。

按察使之設。自景雲二年始。觀李景伯盧僔之言。則所遣者御史也。時議分天下爲十道。道遣一使按察。又分二十四都督。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嗣以景伯僔上言。生殺之柄任太重。用非其人。爲害不小。而罷之。罷之誠是也。而景伯僔謂御史秩卑望重。姦宄自禁。則有未當者何也。官之得人與不得。不繫乎秩之崇卑也。唐之刺史。漢之太守也。守郡而兼刺察之任。其權重矣。任重秩尊。而使卑秩者臨其上。以制之。則爵輕。爵輕則不足以立事。而規避以免責。刺史懷規避之心。則下吏侮之。豪民脅之。而刑政不修。新進之士。識不足以持大體。而樂毛擊以詭風裁。賢者任私意。以虧國計。民生深遠之永圖。不肖者貪權利。而無持綱挈領匡扶之至意。秩卑者望奚重哉。徒獎浮薄。以灰牧守之心。故景伯僔之言。非治理之經也。命卿貳以行。但任以糾察。而不授以生殺兵戎財賦之權。又何任太重而專私爲害之憂乎。按察使之設。後

世踵之。而其法有二。一專官也。一特遣也。專官者任之久而官於其地。其利也。久任則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爾風聞。瞥然乍見之得失。而急施獎抑。其害也。與郡邑習處而相狎。不肖之吏。可徐圖訢合。以避糾劾。特遣者出使有時。復命有程。閒行亟返。不與吏親。事止參糾。他無適掌。使畢仍復其官。其利也。職有專司。威有獨伸。無狎習比昵之交。無調停遷就之弊。其害也。風土未諳。利病不親。據乍然之聞見。定臧否於一朝。賢者任氣。而不肖者行私。此二者利害各半。而收其利。免其害。則無如特遣而緩之以期任之大臣。而不以爲升遷之秩。則代天子以時巡。而民不勞。代諸侯之述職。而事不廢。因時制宜。慎擇人而飭法以簡。斯爲得中之道乎。若夫過任都督。使之畸重。則天下且不知有朝廷。而惟知有都督。節度分疆。而唐室以裂。行省制命。而元政不綱。皆此繇也。則景伯備之請罷之。誠定論也。

玄宗

言治道者。至於法而難言之矣。有宋諸大儒。疾敗類之貪殘。念民生之困瘁。率尙威嚴。糾虔吏治。其持論既然而臨官馭吏。亦以扶貧弱鋤豪猾爲己任。甚則醉飽之愆。簾幃之失。書箠之餽。無所不用其舉劾。用快輿論之心。雖然。以儒者而暗用申韓之術。將仁恕寬平之言。堯禹湯文孔孟。其有獎亂之過。與仁而弱。寬而縱。崇情以飢法。養姦以病民。誠過矣。然使其過也。果害於國。果賊於民。則先王既著之於經。後世抑守之以律。違經破律。取悅於衆。而自矜陰德。則誠過矣。欲謝其過。抑豈毛舉癥求。察人於隱曲。聽情民無已之怨譴。信士大夫不平之指撻。辱薦紳以難全之名節。責中材以下以不可忍之清貧。矜纖芥之聰明。

立難撓之威武也哉。老氏以慈爲寶，以無爲爲正。言治言學者所諱也。乃若君子之言，曰寬、曰簡、曰不忍。人曰哀矜而勿喜，自與老氏之旨趣相似而固不同科。如之何以羞惡是非之激發，妨其惻隱邪？絕人之腰領，死者不可復生矣。輕人之竄逐，棄者不可復收矣。壞人之名節，辱者不可復榮矣。惟夫大無道者，怙終放恣，自趨死而非我殺之，自貶辱而非我辱之，無所容其飲恤耳。苟其不然，於法之中字櫛而句比之，於法之外言吹而行索之，酒漿婢妾之失，陷以終身。當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幾也？惡非衆惡，害未及人，咎其已往，億其將來。其人雖受罰而不服，公議亦或然而或否，欲堅持以必行，而抑自詘矣。徒爲繁密之深文，終以沮撓而不決。一往惡惡之銳氣，亦何濟於懲姦而祇以辱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夫曰寬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疑於縱弛藏姦而不可專用，以要言之，惟簡其至矣乎。八口之家不簡，則婦子喧爭，十姓之閭不簡，則胥役旁午。君天下子萬民，而與臣民治勃谿之怨，其亦陋矣。簡者，寬仁之本也。敬以行簡者，居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簡者，臨民之上理，不以苛細起紛爭。禮不下於庶人，不可以君子之修論。小人之刑辟，刑不上於大夫，不可以胥隸之禁責君子。以逡巡早塞其嚴刻之源，在黷法者之善爲斟酌而已。元宗初親政，晉陵尉楊相如上言曰：「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斯言也，不倚於老氏，抑不流於申韓，洵知治道之言乎。後世之爲君子者，十九而爲申韓，鑒於此，而其失不可揜已。

夫苟欲自全其志行，以效於國，則樂黨淫朋以敗官常也。必其所不欲爲，乃立身無玷，而於邪佞終不得而遠。究以比匪受傷，勢成於無可如何，而正志不伸，修名有累者，抑何多也。張九齡抱忠清以終始，復乎

爲一代泰山喬嶽之風標。爲李林甫所側目。而遊冥寥以消燿弋。觀其始進奏記於姚崇。可以得其行已待物之大端矣。其言曰。君侯登進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至哉其言之平。夫以鴻才偉望。一旦受天子之知。爰立三事。隆隆炎炎。薰蒸海內。物望之歸。如夏雲之蟲興。春流之奔湊。所不待言矣。斯時也。有所求而進者進矣。無所求而進者進矣。有所求而進者。志在求而無難。窺見其隱也。無所求而進者。徐而察之。果無所求也。是其爲樂我之善。玉我於成。以共宣力於國家者乎。於是樂與之偕。而因以自失。夫惡知無所求而進者。爲薰蒸之氣所鼓動。不特我不知其何求。使彼自問。亦不知其何以芸芸而不自釋也。無他。淺中者。其量之止此。而弱植者。自無以立。待人而起者也。俄而勢在於此。則集於此矣。俄而勢在於彼。則移於彼矣。害不及而避其故也。如驚。禍不及而奔其新也。如醉。君子小人。一伸一屈。數之常也。言爲之易其臧否。色爲之易其顰笑。趾爲之易其高下。則凡可以抑方屈而揚方興者。無所不用。與斯人居。而上不病吾君。下不病吾民。中不貽他日之恥辱者。鮮矣。故天下之可賤可惡。君子遠之必夙者。惟此隨風以驅。隨波以逝。中淺而不知事會之無恆。植弱而不守中心之所執者也。生於教衰行薄之日。履物望攸歸之位。習尚已然。弗能速易。惟有杜門卻迹。甯使怨謗。勿與周旋。以自立風軌而已耳。天下方亂而言兵。天下初定而言禮。時急於用而言財。乃至教興道顯。而相倣以談性學。皆中之淺植之弱。足以玷君子之修名。而或一違時。則反脣相詆。而不遺餘力者也。乍與周旋。容其旅進。一爲其所顛倒。欲不病於而國。累於而身。敗於而名也。其可得乎。司馬溫公失之於蔡京。惟察此之未精耳。九齡惟早曙於此也。故清節不染於濁流。高蹈不傷於鉗網。其詩曰。弋者何所慕。無可慕也。鴻飛之

冥冥所以翔雲達而爲羽儀於天下也。

唐多才臣而清貞者不少。概見貞觀雖稱多士。未有與焉。其後如陸贄杜黃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於沒世。而甯靜淡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惟開元之世。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於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又安。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焉。不然。則議論雖臚。法制雖詳。而永徽以後。奢淫貪縱之風。不能革也。抑大臣而以清節著聞者。類多刻覈。而難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爲。亦非國民之利也。漢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執競而不足以集事。其於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雲屯結之不能雨也。乃三子之清。又異於是。勁者自強。慎者自持。和者不流。而固不爭也。故璟與姚崇。操行異而體國同。懷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礙崇之設施。九齡超然於毀譽之外。與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終不與競也。唯然而才臣不以己爲嫌。己必不替才臣。以自矜其素履。故其清也。異於漢宋狷急之流。置國計民生於度外。而但爭涇渭於苞苴竿牘之間也。嗚呼偉矣。楊震也。包拯也。魯宗道也。軒輊海瑞也。使處姚崇張說源乾曜裴曜卿之間。能勿金躍於冶。冰結於胸。否邪。治無與襄。功無與立。徒激朋黨。以啓人主之厭憎。又何賴焉。夫三子之能清而不激。以永保其身。廣益於國者。抑有道矣。士之始進也。自非猥鄙性成。樂附腥羶者。則一時名之所歸。望之所集。爭託其門庭。以自處於清流之選。其志皆若可嘉。其氣皆若可用也。而懷清之大臣。遂欣受之以爲臭味。於是乎和平之度。未損於中。而激揚之情。遂移於衆。競相獎而交相持。則雖有邊圉安危之大計。黎民生死之遠圖。宗社興衰之永慮。皆不勝其激昂之衆志。而但分流品爲畛域。以概爲廢置。夫豈抱清

貞者始念之若斯哉。唱和迭增。勢已成而弗能挽也。於是而知三子者之器量遠矣。其身不辱。其志不飢。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但以率其固然之儉德。而不以此歆召天下。奉名節爲標榜。士固無得而附焉。不矜也。亦不黨也。不黨則不爭矣。嗚呼。士起田間。食淡衣麤。固其所素然矣。若其爲世祿之子。則抑有舊德之可食。而無交謫之憂。讀先聖之書。登四民之上。則不屑以身心陷錐刀羶蕝之中。豈其爲特行哉。無損於物。而固無所益。亦惡足以傲岸予雄。而建鼓以求清流之譽聞乎。天下之事。自與天下共之。智者資其謀。勇者資其斷。藝者資其材。彼不可驕我以多才。我亦不可驕彼以獨行。上效於君。下遠於物。持其正而不厲。致其慎而不浮。養其和而不展。天下乃賴有清貞之大臣。礪礪者又何賴焉。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學三子焉。斯可矣。有伯夷之廉而驕且吝。亦人道之憂也。

姦人被發。而誣發姦者以罪。其罪不貫。兩俱有姦。而因人之發。還相爲發。則後發者之罪。姑置勿論。而先發之姦。罪在不貫。誠彼之有姦也。奚不早聲其罪以論奏之。而待己隱已彰。乃相反噬乎。京兆尹崔日知貪墨不法。御史李傑糾之。日知反搆傑罪。勿論傑罪之有無也。傑不可以日知之言而坐。日知不可以許傑而寬。玄宗納楊瑒之言。釋傑而竄日知。允矣。雖然。有說焉。御史京兆尹。皆法吏也。尹之貪暴。御史之所必糾。御史汰縱於輩。穀尹亦習知。而執官守以論劾之。假令傑敗官箴。藏姦宄以下撓尹權。知日知之必撓己愆。而先掇拾其過以鉗制之。將亦惟傑之搏擊。而捫日知之舌乎。則楊瑒所云。糾彈之司。姦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者。亦偏護臺臣之黨。而非持平之論也。夫日知之罪。不可以搆傑而減。固也。而傑罪之有無。抑不可以不察。傑果無罪。則日知旣以貪暴抵法。而益之以誣賢之惡。加等之刑。不但貶爲丞。而

足蔽其辜。若傑而有罪也。亦不可以糾日知故。而概不加察。今瑒不辨傑罪之有無。但以護臺臣而護傑。且當開元之始。羣賢皆有以自見。而傑無聞焉。傑之爲傑。亦可知矣。瑒爲御史臺存綱紀。而不爲朝廷別賢姦。非平允之論也。天子虛衷以詳刑。則姦人自無所藏。姦士人正己以匡世。則小人自弗能置喙。又非可以禁恐喝斥反搆一切之法。彈壓天下者也。

君與臣爲諛。則朝無章。朝無章。則邪佞玩而巧讎其隱。故聞以道裁物者矣。其次則以法禁下矣。道不可揆。法無所飭。君諛其臣。而以資淺人之慶快。慶快者淺人也。乘之以交諛者姦人也。道法之君子。知其不足。以君天下。而奚快焉。鄭銑郭僊舟投匭獻詩述游僊之旨。以牒上聽。按法而竄殛之。或姑貸而斥罷之。允矣。堂堂爲天下君。弗能秉道以飭法。懲姦止邪。乃度之爲道士。聊與之諛。以供淺人之一笑。然則貪人聚斂。而賜之金粟。淫人勸歲。而畀以少艾乎。且銑與僊舟奉勅而爲道士矣。惡知其不栩栩然集徒衆。建樓觀。采鉛汞。以鳴得意。而獵厚利哉。玄宗之爲此。聊以諛也。小宗得天子之諛。而以諛爲榮。無知者競榮之。未數年而張果葉法善邢和璞輻輳於天子之廷。非此致之哉。君可以諛其臣。臣抑可諛其君。交相諛則上無章而下無忌。蕭瑀大臣也。太宗聽其出家。亦諛也。此唐之所以無政也。論者快之。謂足以懲姦而警俗。國憲官箴。法律刑紀。皆可不用。而以諛懲姦。天下其誰警哉。淺人之所快。君子之所羞。稱久矣。姜皎與誅逆之功。玄宗聞宋璟之諫。放之歸田。下制曰。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其於劉幽求鍾紹京胥此道也。徇國亦爲其所可爲者而已。過此未有不以召憎惡於明主者。若遇猜忍之君。則里克甯喜之服刑。亦其自取。而不可但咎其君之刻薄。明乎此。君知所以待有功之臣。臣知所以立節而全身矣。此篇疑有脫誤

經國之遠圖存乎通識。通識者通乎事之所繇始。弊之所繇生。害之所繇去。利之所繇成。可以廣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姦。可以裕國。而咸無不允。於是乎而有獨斷。有通識。而成其獨斷。一旦毅然行之。大駭乎流俗。而庸主具臣。規目前之損益者。則固莫測其爲。而見爲重有損。如宋璟發大府粟及府縣粟十萬石糶之。斂民間惡錢。送少府銷毀是已。散粟於民。而取其值。疑不足以爲仁之惠。君與民市。疑不足以爲義之宜。以粟易錢。而銷毀之。徒取值於民。而無實於上。疑其病國。而使貧。一旦爲之。不可測。而可駭。庸主具臣。聞言而縮舌。固其所必然矣。以實求之。夫豈然哉。取值不有。而散十萬之粟於待食之民。不費之惠也。下積惡錢。將隨敝壞。上有餘粟。將成紅朽。而兩易之。制事之宜也。乃若大利於國者。則尤非淺見褊衷之所易知也。惡錢之公行於天下。姦民與國爭利。而國恆不勝。惡錢充斥。則官鑄不行。人情趨輕。而厭重。國錢之不能勝私鑄久矣。惡錢散積於人間。無所消歸。而欲人決棄之也。雖日刑人而不可止。發粟以收惡錢者。使人不喪其利。而樂出之也。銷毀雖多未盡。而民見上捐十萬粟之值。付之一炬。則知終歸泯滅。而不肯藏。不數年間。不待棄捐。而自不知其何往矣。惡錢不行。則國錢重。國錢重。則鼓鑄日興。姦民不足逞。而利權歸一行之十年。其利百倍。十萬粟之資。暗償之而贏餘無算。又豈非富國之永圖乎。乃當其時。愚者不測也。吝者不決也。非元宗之倚任姚崇。蘇頌之協恭。則璟言出而訕笑隨之矣。司國計而知大體者之難。小人以環堵之識。惜目睫之錙銖。吝於出而急於納。徒以削民斂怨。暗耗本計於十年之後。而吮之如密。王安石之以病宋者此也。不耕而思穫。爲盜而已。爲乞而已。盜與乞其可與託國哉。

黃帝正昏姻。而父子定。周禮父在爲母服。齊以體黃帝之精義。而正性以節情。非聖人莫能制也。武氏崇

婦以亢夫而改爲斬衰。於是三從之義毀。而宮闈播醜。禍及宗社。開元七年。勅五服並從禮傳。乃士大夫議論紛起。各從其意。迷先聖之典。逆時王之命。褚無量歎曰。俗情膚淺。一案其制。誰能正之。傷哉言之而無能知也。知之而無能信也。信之而無能從也。聖人不足以垂訓。天子不能以行法。天下之錮人心悖天理者。莫甚於俗。莫惡於膚淺。而姦邪悖逆者不與焉。有如是哉。姦邪悖逆之壞法亂紀也。其惡著。其辨不能堅。勢盡情窮。及身而止。無以亂天下後世也。俗則異是。其始爲之倡者。亦壞姦耳。亦行邪耳。亦悖王章逆天理以逞其私耳。乃相沿而成末流之汜濫。則見以爲非。而亦有其是也。見以爲逆。而亦有其順也。其似是而順乎人情者何也。人莫不有所溺。而利以爲歸也。夫人之用愛也易。而用敬也難。知情者衆。而知性者少。於養也見恩。而於德見憚。皆溺也。而不但此也。出而議禮於大庭。入而謀可否於妻子。於是而父之得與母同其尊親。亦僅存之法紀使然耳。不然。伸母以抑父。父齊而母斬。又豈非其所可爲所忍爲者哉。於是親繼父而薄繼母。怙母黨以賊本支。茫然幾不知爲誰氏之子。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猶且自詡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國之不□人之不□也。幾何哉。天性者藏密者也。非引聞見以歸心。潛心以體性。順性以窮理者。不能喻也。膚淺以交於人倫。十姓百家。浮動之志氣。違天理而與姦邪悖逆者之情相合。所必然已。故曰惡莫大於俗。俗莫偷於膚淺。無量之歎。垂之千年。而帝王不能正。士大夫不能行。嗚呼。人道之淪亡。吾不知其所終已。

論魯莊公者曰。母不可制。制其侍御之人。以此而事不順之父母。未盡善也。以施之不令之兄弟。則義正而恩全。道莫尙焉。舜使吏治象國。而不得暴其民。聖人亦如是而已。不謂玄宗之能及此也。駙馬都尉裴

虛已私從岐王遊。挾圖讖。坐流新州。離其婚。法嚴而無所貸。於岐王則不以此懷疑。而慰安之如故。夫虛已挾邪說以私交。而岐王容之。王豈無罪乎。而虛已之辟既伸。則遊王門者咸知畏忌。以生長深宮之帝子。居宦官宮妾之間。旦歌夕飲。以戢其邪心。固不待加威。而自安侯服矣。無左吳趙賢。則淮南不能謀逆。無宇文述楊素。則楊廣不能奪嫡。無張公謹尉遲敬德。則太宗不能殺兄。天下之亂。釀成於微幸功名者之從臾者。類然也。博望啓而戾太子之項。縣於湖城。天策開而隱太子之血流於元武。事成則禍及於國。不成則殃及於身。玄宗日遊諸王於鬪雞吹笛之間。而以雷霆之威。亟施之挑激之小人。諸王保其令祚。王室無所震驚。不亦休乎。不能殛逐煖亂之姦。繼乃摧殘其同氣。睿宗所以縱竇懷貞而僅存一妹。終以傷心也。周公以頑民授管叔。固不知舜之與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國。而永保其恩也。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盡倫。可以己亂。堯舜之道。人皆可學。亦爲之而已矣。

漢之太守。去古諸侯也無幾。辟除賞罰。兵刑賦役。皆得以專制。而縣令聽命如其臣。故宣帝詔曰。與我共天下者。其二千石乎。太守之權重。則縣令之任輕。故天子詳於二千石之予奪。而治道畢舉矣。唐宋以降。雖有府州以統縣。有稟承稽核之任。而誅賞廢置之權。不得而專。縣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於是天下之治亂。生民之生死。惟縣令之仁暴貪廉是視。而縣令之重也甚矣。玄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誠重之也。重之於舉之之始。必將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飾治具之士。憊弱免咎。而無以利民。其失也。舉主畏連坐之罰。而互相揜蔽。以蓋其姦。則保舉之法。不足以肅官常。澤民生。固已重之者。豈徒在選舉之日乎。夫縣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則卑。故後世多以爲筮仕之官。才不才非

有前效之可驗。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識。雖具知人之鑒者未易也。然士當初受一命。初試一邑。苟非由胥吏異途而升。則其不畏清議。甘爲敗類。以病國虐民者固鮮矣。無以激之。其濁不懲。無以揚之。其清不展。輒於上官。其用不登。責以奔趨。其節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憲紀以糾其不若。則有所戒也。縣清要以待其拔擢。則有所勸也。成法之外。許以因地而便民。則權可任也。供頓驛遞之役。委之簿尉。而弗效褻役之勞。則節可礪也。夫然則賢者志得。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類相形。愈尤易見。持法以議其後。亦不患稂莠之難除矣。何事於未試之前。以不可保之始終。繩薦舉者。而責以所難知哉。開元之制。乍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據以爲法。而弊卽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選舉而可畢。任賢養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幾矣。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爲盜爲亂。張說平麟州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其田。廬其廬。父子夫婦相保於穹室栗薪之間。故帖然也。於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救於國之危亂。審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爲兵者。必佻宕不戢。輕於死而憚於勞之徒。然後貪醢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爲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爲不獲己之役。而柔弱愿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鈍懦之材。旣任爲役。而不任爲兵。畏死而不憚勞。則樂爲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驕貪之將領。何所恤而不役以營私邪。團隊之長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將役之矣。行邊之大臣役之矣。乃至執袴之子弟。元戎之僕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過從之游。

士箠箠繫筑六博投瓊調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爲兵者亦欣然願爲奴隸以偷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爲奴隸而已矣縱遣歸田如奴隸之得爲良人而何弗帖然邪無強悍不受役之氣有偷安不恤役之情因其有可役之資而幸收其效役之利行則役於邊臣居則役於長吏一時不審役以終身先世不謀役及後裔天下之苦兵也不待矢石相加觥幣不返而後怨毒填胸矣是張說所奏罷之二十萬人無一人可供戰守之用徒苦此二十萬之農民於奉拚除執虎子樂毬場供負荷之下故軍一罷而玄宗知其勞民而弱國也而募兵分隸之議行漸改爲長從漸改爲彍騎窮之必變尙可以須臾待哉而論者猶責玄宗張說之改制異於古法從事於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國安民者不宜如此之鹵莽也所患者法弊已極習相沿而難革雖與更張害猶相襲故自說罷邊兵而邊空長從彍騎制未定而不收其用邊將承之畜私人養卒兵自立軍府以釀天寶之亂蓋自府兵調戍之日早已睥睨天下之無兵而一旦撤歸芻糧贏餘惟其所爲而朝廷固莫之能詰也數十年府兵之流禍而改制之初受之乃舉而歸過於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以任浮游之說輕談天下事邪

一議也而以私與其間則成乎私而害道唐宋以下所稱持大體務遠圖之大臣未有不雜公私以議國事者故伎主姦臣倒持之以相撓而相脅玄宗與宰相議廣州刺史裴仙先之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也且所以養廉恥也其言臆矣允爲存國體勸臣節之訐謔矣旣而又曰宰相時來則爲之大臣皆可答辱行及吾輩此與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說同苟懷此心以倡此說傳之上下